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閒道歸鳳翔一開作間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圓曰章述兩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公背長安出金光門賊中竄歸鳳翔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史氏云公与房琯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坐客董廷蘭罷相公上疏諫帝怒詔三司雜問元損末公墓曰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出華州司功史氏云琯廢乾元元年出刺邠州公坐琯移掾三峯當乾元元年春公步出金光門魯訔云外郭城西南三門中曰金光門西趨昆明池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甫昔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是爲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此道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寇在西郊也至今殘破膽殘陳作納猶有未招魂言後衆危膽破魂飛也宋玉有招魂篇近侍歸京邑侍一作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遠言婦

長安爲拾遺而遂移華州非出天子之意乃讒邪毀傷之也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公駐馬而望千門蓋不忍君彷徨不忍去也昔漢武宮中爲千門万户之遊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漢武故事驪山湯初秦皇砌石起宇至漢甚加修飾焉唐玄宗改爲溫泉宮

東山氣鴻濛 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比鴻濛乃湯泉之氣也 宮殿居上頭 長安志驪山上有石甕寺朝元閣等 君來必十月 湯泉溫湯泉也長安志開元中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尽而歸 樹羽臨九州 樹羽植羽葆蓋以朝諸侯也詩周頌崇牙樹羽 陰火煑玉泉 陰火即陰陽吹噓之氣水屬陰而水有溫者陰中之陽也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濤潢湯其火不滅名陰火海賦陽冰不冶陰火潛然本草玉泉生藍田陶隱居注是玉之精華又注玉泉玉之泉液也今仙經三十六水法中化玉爲玉漿亦称爲玉泉今公詩蓋言湯泉之色爲玉也 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 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 光抱空中樓 言泉氣光涵日影隱映溫宮樓臺之高也 閬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 原一作野此言玄宗乘興幸驪山湯泉而出若將深入于崑崙之閬風而遠訪于廣

原之野如昔周穆王駕八駿之乘驅馳而升崑崙之上也或謂廣原崑崙東北角名也按東方朔十洲記崑崙三角一角曰閬風巔神異經崑崙三角其一角上比于星辰名曰閬風巔孫綽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神適往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沸天萬乘動

沸一作拂言玄宗臨幸雖動万民也鮑照蕪城賦歌吹沸天

觀水百丈湫

湫子由切龍潭也長安志湫水在臨潼縣二十里亦曰百丈水漢郊祀志湫淵祠朝那

幽靈斯可怪

幽靈一作靈湫及安志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自東北角起俄忽噎城

王命官屬休

穆天子傳天子北至于大戎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官屬休

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

郭延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言窟宅因夜雨改而移也天台賦序靈山之所窟宅

倒懸瑤池影

言日昭驪山影靈湫也列子穆天子升崑崙之上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屈注蒼江流

蒼當作滄謝朓詩曰滄瀛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

晉語言女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

揮弄滑且柔

此皆言靈湫之勝槩也

翠旗澹偃蹇

言旗影上与水光相奪也枚乘七發旌旗偃蹇

雲車紛少留

言天子駐軍以祭龍也九歌乘回風兮載雲旗

簫鼓蕩四溟

漢武帝詞簫鼓鳴兮發棹歌顏延年詩笳鼓震溟洲

異香泱漭浮

泱烏朗切漭模朗切廣大貌海賦泱漭澹濘○謝玄暉詩晨光復泱漭

鮫人獻微綃

鮫人故織綃以爲幣也南海外有鮫室水居泣魚書鮫綃見木玄虛海賦餘見前注

曾祝沉豪牛曾祝沉牛以爲牲也曾重也祝史也詩曾祝致告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南面曾祝佐之天子授河宗璧河宗西向沉璧于河祝沉牛馬羊豕又天子游于文山文山之人獻豪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以犛牛也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遺一作肯

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一作龍以虬虬音求龍之无角者當盛明之世天子在上百妖爲之奔遁向以蝦蟆得爲之奏也用既述溫泉之幸以叔遊畢祿兒終寓意於祿山之亂蓋傷楊貴妃養祿山爲義子私通之每年幸湯泉爲祿山作生日以金盆盛湯洗祿山裸浴其中貴妃佯爲慶誕之辰百端取樂明皇全不悟按唐史祿山爲范陽府節度與楊國忠爭權國忠表祿山必叛玄宗不信國忠謂帝幸溫泉遣人召祿山山必不來以此驗之帝如其言使者至范陽祿山曰此必國忠爲帝詔召我疑我我不赴今奔天子命則國忠之謀不攻自破後祿山至溫泉玄宗視祿山面大喜國忠諫帝命壯士縛之不然必反帝既不疑祿山貴妃復寵愛之皆肯從其言而收縛之謂帝罷幸歸范陽帝贈勞愈厚遣歸鎮祿山既脫禍歸驟馬一日一夜揮鞭疾驅行七百里至范陽遂反坡陁高大之貌祿山腹大而垂每行使人挽之乃動及作胡旋舞其疾如風故譬之金蝦蟆金乃西方祿山胡人故云金蝦蟆至尊指玄宗也王母指貴妃也明皇爲貴妃製羽衣霓裳以象西王母之會肅宗爲太子時嘗諫玄宗云祿山有亂相必反宜早除之

玄宗曰乃豬龍也盃无底謂范陽也祿山反偽即帝位妄自尊大故云金蝦蟆然謁見溫泉者盖亦有由謂帝驗国忠之言以卜其來与

不來故曰出見盖有由及祿山至玄宗乃歡喜而大笑宝国忠諫命壯士收縛之貴妃決不肯也續遣歸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

底而化作長黃虫乎甫根不從国忠之言是使祿山得以化龍而符太子之詩也

飄飄青瑣郎 飄飄一作飄飖

青瑣郎指郭給事也漢制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日暮入對青瑣內謂之夕郎

宮闕傳青瑣門在南宮

文彩珊瑚鉤 謂郭給事之能爲文章如珊瑚鉤之可貴也孝經援神契珊瑚鉤者要瞀

則出公孫瑞應圖珊瑚鉤者恭信則見一日不珍玩弄則出纂異記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盆而歌

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淥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人製爲琴曲名曰淥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聽者愁莫能及也

題鄭縣亭子 地志華州治鄭縣長春宮焉謂亭子盖望長春宮舍外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 指言蓮花峯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大路陜華間地名晉書避道衛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爲北大路以絕道濟蹶道是也

天晴宮柳暗長春 晴一作清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十道志

長春宮周武帝保定五年大冢宰晉公宇文護所築

巢邊野雀羣欺燕雀一作鵲或作鶴喻小人欺君子也花底山蜂遠趁人喻羣小趨權勢也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比感物而傷時也

望嶽張說泰華碑華山少陰用事万物生華曰華山前對華陽後壓華陰左抱桃林塞右產藍田玉少昊下都蓐收別館

西嶽崚嶒竦處尊崚方膺切嶒才登切山貌諸峯羅立如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劉根別傳孝武帝登少室見一女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又蘇息武帝使問之所侍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食日精者神仙傳王遥天大雨使弟子以九節杖負竹篋長數寸出行衣皆不濕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老人九節大倉藤竹柱杖行地馬不能追拄到玉女洗頭盆拄冢庾切掌也郭璞贊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詩含神霧髙明皇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上昇中頂石龜其廣數畝且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龜背皆有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盆旱不加耗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山有古冢人莫識俗呼為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歸一作回冢宇記華陰縣車箱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深不可

則祈雨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出應時獲雨華山記山下有華嶽廟列宿南行十一里又東迴南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箭括通天有一門括古活切括一作闊揣傳云華山記箭括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或云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上以松柏之心爲箭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矣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五經通義曰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二首一作奉寄北省兩院故人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鵷行言縉紳之列也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爲華州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氳滿眼香追想御爐之香煙也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言行役之促遽也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一作日月愁隨一線長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八分有小至詩曰刺繡五紋添一線是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唐拾遺掌內供奉諫諍也去年今日侍龍顏漢高帝隆準而

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晋礼儀故事大朝會即鎮官階以金渡九尺麒麟大爐孔雀徐開
扇影還孔雀者翟中之所登以言至日受朝賀之儀也李尤賦扇開孔雀尾玉几由來天北極
言瞻仰指之高也几一作坐周礼司几筵掌王左右玉几朱衣只在殿中間言居螭頭之任也孤
城此日堪腸斷公在外不得預朝賀而懷之耳故有腸斷之歎愁對寒雲雪滿山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
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按地理志陝州有湖城縣去州西南一百一里本隸虢州太平興國三年屬陝漢志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傅云閿鄉亭湖城兩舍經閿鄉湖城八公日南邁也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何縣乃何陽也集有石壕吏詩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謂郭子儀李光弼与賊相抗於何陽疾風吹塵言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為之暗而不見人也湖城城
比一開顏駐馬偶識雲卿面況非劉顥為地主左氏傳地主致餼嬾迴鞭轡成高宴成高一作城南劉侯歡我攜客來勸舊作歡
非是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經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是年九月庚寅九節度受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淮南子冥覽訓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長安乃西京言土地開拓也江摠碑則地裂□□甚天開三輔黃圖長安九衢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洛陽乃東都言殺氣盡而和氣生也豈知驅車復同軌謂收復兩京而車書混同也禮書同文車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唐書歡數惜夜短明日分飛也陸佐公新刻漏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綫一作霰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各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閿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閺後漢建安中改作閿後漢志弘農郡有閺鄉唐志閿鄉屬陝郡地理志陝州閿鄉縣去州西一百七十里趙傁云公皆冬涉春行廣潼關東征洛陽道史筆不書其公以公事行邪閿鄉乃出潼關姜少府設鱠乃冬深經行嵩華道中所作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

得一作河水未魚 一作黃河味魚 一作黃河水魚 一作黃河表魚 鑿氷恐侵河伯宮言深入求魚也 博雅河伯謂之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抱朴子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饔人受魚鮫人手周禮天官有內饔外饔膳羞割亨 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 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一作碎一作素 有骨已剁觜春葱剁都唾切斫剉也杜田云廣韻平聲又傳誅切 偏勸腹腴愧年少少府重肯故獨以腹腴為勸甫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說文腹腴中肥者齊民要術作鮓法腹腴居上肥則不能久須先食也 軟炊香飯緣老翁飯一作粳 維摩經云香飯 落碪何曾白紙濕碪與砧同齊民要術切膾不得洗洗則膾濕 放筯未覺金盤空言筯纔放而金盤已空又疾膾已盡矣 新歡便飽姜侯德詩小雅既飽以德 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言用之三川尋妻子奔程欲進也 一可憐為人好心事姜侯之心愛事事種種好也 於我見子眞顏色言姜侯禮貌非偽爲也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至德至德二載甫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是詩之作乃乾元元年也

去年行宮當太白 當一作守謂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也唐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 朝廻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言朝罷與秦少府同部如骨肉之親也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此謂骨肉之親也 每語見許文章伯 伯長也秦生常以文章推長於甫也 今日時清兩京道 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 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多才美秦生潦倒甫自喻衰老也甫意若曰今日相逢人情好柰何昨夜殊無懽笑甫用自傷潦倒衰老不若從前而秦生多才年少只依舊也北史崔贍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扶古切古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 金牛漢中縣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後遂通秦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也 廻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 時聞肅宗即位靈武故廻鞭見天子也漢水在西南

蠻州在西北朝歆馬於漢水暮抵蠻州其言此馬之疾速也自矜胡騮奇絕代謂世代絕無此馬也乘

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謂避亂急難之際賴此馬獲脫於禍也有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曹操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轉益愁向駑駘輩向使駑駘遇鋭必不免矣廣雅駑駘今謂馬之下者也伯樂相馬經曰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骼短脅四駑也淺髖薄髀五駑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言兩耳竪立也黃伯仁龍馬頌耳如削筒腳下高蹄削寒玉馬援銅馬相法脨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始知神龍

別有種西京雜記文帝九駿其一名龍子呂氏春秋伊尹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注皆馬名周書異域傳青海有小山以良牝馬置此山所生得駒號曰龍種不比俗馬空多肉俗一作凡良馬貴骨不貴肉馬欲有骨氣不在肥大也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復東京矣梁簡文帝洛陽道詩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吳越春秋夫差敘越歸國至浙江之上望見吳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龍臆鳳鬐

未易識龍一作麟鬐音渠伊切馬鬣也伯樂相馬經鳳臆龍鬐言馬胸如鳳馬鬣如龍眞良馬也側身注目

長風生言有精神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琯甫

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琯門若華山下晨之後商肅宗即位靈武拜琯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淮南子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歸來稍暄暖本草茯苓二月採也當為劚青冥劚株玉切以錐刺地也史記龜策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淨無風以夜燒兔絲去之即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斸動神仙窟龜策傳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陶隱居本草云茯苓仙經服食通神而至靈封題鳥獸形陶隱居本草云茯苓形如鳥獸龜鼈者良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潼關吏潼徒紅切水名史記魏文侯三十六年秦侵陰晉前漢地理志曰高帝改曰華陰呂氏春秋九數云秦之陰晉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後漢志弘農郡潼關故屬京兆晉地道記潼關是也柳宗元曰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安祿山反時哥舒翰守潼關為火拔歸仁執以降賊由是賊陷長安後肅宗收復京城又增修阨險乞又為守禦之命甫意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將得其人加以士卒將校豫附雖無形勝之地守則人自為營豈可得而破哉哥舒不才率二十万之師不戰而潰使將帥得人如此葺會增修城壘何益祇以勞民斂怨耳

士卒何草草 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 築城潼關道 大城鐵不如 潤州圖經城号鐵甕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詩城高鐵甕橫強弩 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 修關還備胡 修關一作築關 要我下馬行 要於宵切約也 為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 戰格即列柵也 飛鳥不能踰 胡來但自守 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道 丈人或作大人後漢蘇章公孫述二輔号為大人 窄狹容單車 窄今作窄求和 艱難奮長戟 山川古今記潼關有二埼東為左埼西為右埼長坂數十里路阻深澗屈曲盤紆車不得方軌也 萬古用一夫 淮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蜀都賦一夫守隘万夫莫向劍閣銘一人荷戟万夫趦趄 哀哉桃林戰 哥舒翰与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因為賊所乘自相蹂踐是以敗績故甫用哀之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張衡西都賦左右崤函重險桃林之塞李善注桃林弘農在閿鄉南谷中唐天宝元年得元元靈符于桃林函谷乃改桃林縣為靈寶縣杜田云桃林哥舒翰敗処今決瀰闔是也 百萬化為魚 光武紀決

水攉之百万之衆可使為魚鼈
綺詩春言懷桑梓无乃化為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今肅
宗既收復兩京黨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李
之句按哥舒傳帝使使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
次于靈寶縣之西原与賊將崔乾祐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黄河因
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翰与数百騎馳而西歸為火拔
歸仁執降於禄山
後為禄山所殺

石壕吏
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邠州宜禄縣即虞鄭豳
縣地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因
名石壕下圖云地志石壕陝東戍其地新安西石壕即
石脩也王深父云竪民之丁壯尽置死地而猶役其老
弱金秦為閭左之戍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余按至
德二載秋甫往鄜迎家夜投宿于石壕村因感吏捉人
以守河陽傷之
而作是詩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蘇閭公本作老婦出看門言當時
丁壯皆出戍在家惟婦女持門户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按地理志相州鄴郡殺王河亶甲
居相即其地春秋時為晉戰国時
屬魏唐為相州或為鄴郡時郭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節
制不一故九節度之兵皆敗而還鄴城戍謂抽丁圍安慶緒也

男附書至至一作到一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偷生謂非久亦戰沒姑延殘喘而已死者長已矣謂一往而不反也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尚幼乳食也孫有母未去言其夫戰死无所依也出入無完裙一作其母未便出見吏无完裙老嫗力雖衰嫗威遇切母也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河陽即孟三城孟三城節度古孟津在其南是時二孤節度屯兵於河陽以禦慶緒兵敗无丁可抽故老嫗請赴河陽之役以供炊爨而已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後漢志弘農郡新安注博物記曰西澗水出新安入雒地志新安縣路西邑唐志新安縣隸河南府漢高帝紀急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洪南穀城顏師古曰穀城即新安王深父云乾元元年九月中書令朔方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三月壬申官軍敗滏水子儀收兵斷盟津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

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弃師於敵至於元
告如詩之所譏豈無刺焉然子儀猶竟度得衆故卒章
美焉師古云乾元元年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
大敗而還朝廷調諸郡兵益急至大丁尽行奏之謫戍
無以加此惟郭子儀能抗士卒有詔留守東都故甫於
首篇諷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儀善養士卒借大肅
宗任之不專權分于九節
度總統不一以至於敗也

客行新安道客甫自謂也喧呼聞點兵古本闗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帖一作符夜一作月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王城即東都也昔周公為成王營洛邑号為王城是時已收兩京安慶緒猶據鄴故帝命子儀守此地肥男有母送肥男言有母可恃也瘦男獨伶俜伶音零俜音娉其伶俜單独失勢貌瘦男言失其怙恃故至於伶俜古猛虎行伶俜到他鄉白水暮東流言征夫无回期青山猶哭聲猶一作聞言哭聲暴於青野也木蘭詩不聞爺娘喚女声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即一作却言毀瘠也天地終無情喻人君不見恤也我軍取相州取一作至日夜望其平豈意賊

賊難料歸軍星散營時九節度營相州師潰各散逍而歸營壘也就糧近故壘自此以下皆美子儀善抚士卒也故壘即舊鄴祿山之壘但修完之就糧言就賊之糧於敵免餽餉之勞由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其壘而已練卒依舊京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昔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備而選車徒其詩曰東有甫草今子儀選士亦依宣王之舊也掘壕不到水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尽其力也牧馬役亦輕牧一作看謂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勤循法制而号令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送行勿泣血一作垂泣詩鼠思泣血

血僕射如父兄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撫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憂而泣之乎趙傁云至德二載子儀為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蓋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新婚別采綠刺怨曠幽王之時征戍不息故男女怨曠今肅宗遣九節度圍相州敗而還以至捉老嫗以供軍之役是窮民无告者不得其所岂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乎又新婚者不得安其匹偶豈非幽王之時男女多怨曠采綠之詩所由作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時虽有所怨猶止乎礼義不以私恩而害公義其与殷其雷能勸以義此所以為仲尼之所取也趙傁云石壕吏新婚別有詩采薇之旨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尒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兎絲郭璞注別四名也詩類弁蔦与
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陸璣疏今兎絲蔓延草上生黄赤如今合藥兎絲子是也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
与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兎絲謂物弱不能自立譬則婦人依附於
其夫也兎絲附於松柏乃為得所今附蓬麻是以引蔓不長而失其所託喻婦人嫁于征夫暮婚而晨別不如弃路傍之為愈也結
髮為妻子妻子樊作于妻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席不暖君牀文子墨無黔突孔無
煖席淮南脩務訓墨子无煖席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
虽一作既守邊赴河陽赴一作戍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時郭
子儀奉詔守東都以衛安慶緒論其戍役虽未窮遠之邊所根者妾身未分明也婦人嫁三月巳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婚礼既明白然
後拜謁姑嫜之名正也今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嫜姑之夫也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義
訓曰秦人謂舅為嫜父母養我時月夜令我藏月一作日月夜謂臥月也藏言秘內勿令人見
蓋護惜之甚也生女有所歸礼婦人謂嫁曰歸詩之子于歸雞狗亦得將狗一作犬得黄
作相女子之嫁虽雞狗瑣細之物亦得將行言无所吝也君生往死地生一作今晉作君今死生地孫武書置之

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軀蹈死地沉痛迫中腸謝靈運詩言痛切中腸誓欲隨君去去一作往形勢反蒼黃謂行役之急也北山移文蒼黃反覆勿為新婚念為一作以努力事戎行戎行謂軍中之行伍婦戒其夫勿以新婚為念當努力公家之事亦文王之於婦人能勉以正勸以義无以加此也古詩努力加餐飯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軍以勇為尚去私欲不顧妻子則其氣必張苟眷眷妻子之累安能奮勇力死一生為国立功也哉是起必手刃妻子謂是故也李陵与單于戰陵曰吾士氣稍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陵搜得皆劒斬之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久致一作致此襦仁朱切短衣也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今暮婚晨別是以不施羅襦不留紅粧明征夫之去无心於粧飾也礼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詩豈无膏沐誰適為容古詩娥娥紅粉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人事多錯迕事一作生迕五故切宋玉風賦回穴錯迕李善注錯雜交迕也與君永相望望協武方切夫鳥無知之物尚且双翔而得偶豈人事反錯迕不獲如鳥之適性得所乎故傷其南北徒相望而不得与之偕也觀此詩怨別又甚於采綠者矣

垂老別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者五十不從征役文王之民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

內今使老者介胄不安其居困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寍静曲礼四郊多壘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同一作關幸有牙齒好

好一作存所悲骨髓乾髓一作躰男兒既介胄礼介胄之士不拜長揖別

上官嵇康絶交書曩以章服揖拜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

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加餐強飯

也老妻傷其衣單而寒勉其加餐恐其餒餓夫豈知此行乃是死別必不復歸尚何更憂其寒且飢耶古詩努力加餐飯土門壁

甚堅杏園度亦難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二街皇城東之第一街進業坊有慈恩寺即隋无漏寺之故地

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寛猶一作獨史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

為帝土門杏園皆設備以禦思明故李光弼郭子儀皆持兵自土門出收恒山李郭以忠義自奮書檄士得士志戍守之任皆戮力以守壁

壘甚堅焉雖度越不比相州九節度勢紛不一易以敗比故曰勢異鄴城縱死猶寛所以持美李郭之功也人生有離

合豈擇盛衰端盛一作甚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嘆嘆協平聲太息

也人生有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苦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无復相見之期尤爲苦也是以臨岐遲回不往而長歎哉非少時離別之比也絶路詩臨路獨遲迴

萬國盡征戍一作東征烽火被岡巒前注

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楊子川谷流人之血何鄉爲樂土詩碩鼠適彼樂土

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列子力命篇北宮子居則蓬室塌然摧肺肝痛念國家忘離征戍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加慮哉是故不敢盤桓尚不遑也不敢盤桓者義也塌然傷別者仁也詩之意不忘仁與義此甫所以拔乎風雅之作參曹植詩哀哉傷肺肝

無家別甫言无家者蓋言離別不成家計亦昔宣王中興勞來還定安集之而鴻鴈之民得安其居今肅宗中興使民无家而至於生无以養死无以葬其視宣王之安民不亦厚顏乎觀甫詩時政之美惡皆可得而知也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天寶十四年禄山叛自范陽長驅而來陷兩京生民園廬但長蒿萊亦我里百餘家百一作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爲一作委賤子因陣敗謂相州九節度之兵敗也歸來尋舊蹊舊一作故久行見空室室一作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

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安一作敢鳥歸來喜闇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方春獨荷鋤荷下可切負荷也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鞞与鼙同戰鼓也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謂祗防守本州不它適也是以內顧老幼而其心无所攜罔也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盪徒朗切遠近理亦齊今吾近行惟止於一身比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家鄉各已蕩盡或遠或去此其為无家則一而已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痛念母死委之溝壑凡五年不得收葬為民若此足知時政之虐也

瘦馬行按唐書房琯有宰相器其才亦長於戰時帝命琯將兵与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車戰法為賊所敗帝怒斥為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所長琯長於輔相今用違所長是以兵敗奈何一跌不復收用故唐史亦為之嘆息甫用此詩寓意琯之見弃而朝廷寡恩寘之終棄甫欲再試用之以尽其所長則可矣故末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爾雅邑外謂之郊骨骼硉兀如堵牆骼一作骸骼各額反硉郎兀反兀當作矹硉矹骨高見以言馬之瘦也絆之欲動轉欹側絆博慢反馬絷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六一作火唐令諸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髀以年辰印印左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强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髆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眾道三軍遺路傍三一作官皮乾剝落雜泥滓乾居寒切滓莊史切剝北角切雜卦剝爛也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驊騮良馬不慣於用逐以喻房琯不習乎戰鬬也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乘黃謂飛黃也能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乘黃雖病不害其為神馬琯虽戰敗不害其為賢相也符瑞圖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其色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国乘之壽千歲後漢大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為乘黃廄當時歷塊誤一蹶蹶喻小過也王褒頌過都越国蹶若歷塊委棄非汝能周防能一作難喻琯之見廢亦出於不意非故為而速辜也見人慘淡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喻琯之失君而形容憔悴也天寒遠放雁為

伴（伴一作侶。劉琨表：逆出於彌州，不獲居君之左右也。）日暮不收烏啄瘡（收一作次。喻朝廷不見收錄而讒言中傷之也。）誰家且養願終惠（顏延年赭白馬賦：欲終惠養，蔭本根兮。）更試明年春草長

義鶻行（鶻胡骨切，鳥名。孔子以剛毅近仁，蓋物之剛猛者必有仁義，乃若城狐社鼠妖害百態，豈能有仁義哉。夫鶻，猛鷙之鳥也，世疑剛猛者不能為仁義，豈知斯鶻之義烈，可以人而不如乎。此篇乃甫寓意以回鶻能助順矣，又謂其邀功不若斯鶻之有其成功而知用捨去就之義，觀者可以意會而甫之深旨判然可見矣。唐書回紇傳：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号高車部，或曰勅勤，臣于突厥，至隋叛去，自称回鶻，言勇鷙猶鶻然。當安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時陷賊，无一忠臣義士讓祿向国，及肅宗即位靈武，懷然遣使結好回鶻，回鶻送兵五千馬一万匹助帝討賊，由是收復兩京，祿山殄滅。甫集嘗有詩云：隨風西北來，慘淡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詳味此詩，豈非有義鶻助鷹而覆取復讎乎。既小役切）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比以上喻賊陷京師生民皆為祿山之所吞噬靡有孑遺者也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其父從西歸一作來王者為民父母保民若赤子是以有父子之喻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痛憤一作憤怒斗上捩孤影捩練結切拗捩也斗上謂北斗之上也回鶻在北故言北斗上也噭哮來九天噭哮一作无声噭吉弔切哮許交切淮南天文訓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南曰朱天西方曰昊天西北方曰幽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晉載記石勒与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与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刘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処嘗讀杜負外巨顙折老拳意恐无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短一作茂折尾能一掉掉一作擺左氏傳尾大不掉海賦揚鬐掉尾飽腸皆已穿皆一作今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自其父西歸至此喻肅宗自靈武來收復兩京遣使至回鶻結好遂得回鶻助順而祿山始敗比失勢由此而蕩滅矣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易通卦驗曰鷹鷙殺之鳥急難心炯然炯一作惆炯戶頂切明也詩棠棣兄弟急難功成失所在在一作往用捨何其賢言鶻既助鷹殪蛇及

功有成不求報德忽飛去而不知其所在用捨之間抑何賢如此今回鶻既助順討賊有功索何留屯左輔索金繒求女子无所不至此所以有愧於義鶻之不有成功也故甫集有詩云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又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蓋譏其邀功之故也近經潏水湄潏以律切潏水在皇子陂北今人呼沈水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潘安仁賦素髮颯以垂領凜欲衝儒冠欲一作列莊子髮怒衝冠滕子京詩怒髮上衝冠人生許與分分扶問切情分也只在顧眄間眄弥殄切邪視也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用一作求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生一作老颯爽動秋骨秋乃肅殺之氣鶻能擊搏逢秋殺物故曰秋骨初驚無拘卷謂以絛拘執之恐其飛揚也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窟聚也造化之妙成聚此也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物謂玩物也烏鵲滿樛枝樛居虯切木下曲也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没鶻鷙鳥其志在青霄不与衆禽汩没於草莽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言有出塵標格也

乾坤空崢嶸（言天地雖廣大而此恨不得飛膂也）粉墨且蕭瑟（粉墨但恐脫落直至於蕭瑟）（一作）緬思雲沙際（思一作想）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舉步獨紆鬱（言有飛揚煙霧之姿徒立之於雲沙而不得騁騁壯士雖負義烈而其材獨無所下是以一步一回顧其情為之紆鬱而不舒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弟二首時歸在陸渾莊 陸渾屬雒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 濟子礼切水名禹貢有濟河此同州水名濟州屬山東 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 避祿山之乱奔赴行在而狂人亦 無時病去憂 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以賊居東故恨与水東流也

且喜河南定 謂至德二載復東京故喜也 不問鄴城圍 時安思明據鄴九節度以兵圍之 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 公因天宝十四載乙未冬因乱而相別至乾元戊戌是爲三春而望汝歸也 故園花自發 言無主也 春日鳥還飛 言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乱離不獲聚會故可傷也 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爲心厄苦（直一作苦）久念與存亡（與一作汝）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妾別本作室）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述異記陸機有犬名黄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絶無書信以竹筩繫書犬頸犬尋路南走得其家作答內竹筩中仍馳還洛）

贈衛八處士（按唐史拾遺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賓年最少號小友今據甫此贈衛八云昔別君未婚則知此詩乃非贈衛賓也）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商一星東西間隔餘見送高適二十五書記詩又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詩唐風今夕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作共宿此燈光）少壯能幾時（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舊一作曾）驚呼熱中腸（驚一作問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甫與賓少時執別訪問故舊半死爲鬼是以驚呼內熱安知別來凡經二十載復得再登衛八之堂乎）昔別君未婚

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也曲禮見父之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陳作未及已）驅兒羅酒漿（驅兒一作兒女）夜雨剪春韭（韭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趙人數蒙永納于陵陰縣之敵去蒸韭益新物時之所貴也按王隱晉書溫嶠時童謠云剪韭剪韭斷腸種柳南史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新炊間黃粱（新一作晨間去聲隔也黃粱米之精者其品曰新炊非陳米也主人重客故破夜雨以剪春韭復加新炊之粱其勤意之真可知也按陶隱居本草云黃粱米本出青冀穰大毛長谷米俱麤於白粱襄陽竹根粱是也食之益脾胃）主稱會面難（曹植詩主稱千金萬壽卮再傳遠適千里面會無期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蒙十觴（今作累十觴非是）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謂感其故舊之意也）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鄭氏即鄭駙馬潛曜也）

華亭入翠微（言亭之最高也尒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詩魏風河水清且漣猗毛萇傳風行水成文曰漣張景陽雜詩堂上水生衣說文苔也師古云水衣苔也）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隼鷙鳥也）向晚尋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熱 肅宗至德二載甫自賊竄歸鳳翔謁帝帝授左拾遺房琯兵敗陳濤斜帝怒甫上疏論其罪帝貶甫為華州司功即乾元元年也是年七月在華州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甫託意以譏羣臣不明賀蘭進明譖琯於帝并及於甫是故甫被逐也 對食暫餐還不能 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飡 每愁中夜自足蠍 一作常愁夜來皆是蠍蠍許竭切甫意以蠍喻讒人蠍毒虫也言螫人夜中可畏言讒人之為害又陰中之幸人所不知故云每愁自足 況乃秋後轉多蠅 詩小雅青蠅亦是傷讒之作秋者義氣也義能剛斷宜小人之踈斥肅宗中因歲明果斷何為近讒信佞故有是言也 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 論語云束帶立於朝孟子曰不得於君則熱中甫自負謂可束帶立於朝今乃見逐使之困於簿書米鹽之賤宦免不熱中而大叫乎 南望青松架短壑 短一作絕 安得赤腳踏層冰 甫既不得志遂欲棄官日南隱以青松架乎短壑之上跣行重陰積聚之地以避此煩熱也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厚百丈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敘昧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蟬逢秋正得其時燕於是月已如客之將辭秋也用自喻如秋役之歎盡言日月嵗遷節敘更改老之將至而平昔隱居之願未獲酬素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志而年已半百矣豈不惆悵也哉雖然棄官亦由乎人何必拘於形役而爲形體之累耶昔陶潛作彭澤令賦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亦是意也觀此二篇作於乾元元年而二年果棄官之秦州矣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不過吞聲飲恨一時之思也鮑照行路難吞聲躑躅不能言生別常惻惻生別尚有相見之期無時而不思故在心常惻惻怛然江南瘴癘地李白爲永王璘府辟官永王璘誅白坐累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尋陽屬江南道今之江州南人方也故地多瘴癘逐客無消息逐或作遂昔秦李斯爲秦逐客時自見廢故云逐客故人入我夢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敏便於夢中往尋但得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明我長相憶樂府詩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上

有加飧食下有長相憶恐非平生魂疑其已死也路迷不可測迷一作遠魂來
楓林青楚岸多楓謂白魂自南楚而來也魂返關塞黑魂一作夢關塞指同州秦州時居同谷謂
白魂自同谷而返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以或作似何有羽翼飛騰至此落月
滿屋梁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猶疑照顏色劉原父云此詩人舉一路李詩
若未易到也西清詩話云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其風神超邁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俱不若少陵此聯此與太白傳神詩
也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有鱗曰蛟龍蓋言南海風濤之險恐白罹謫竄之患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浮雲指讒臣也遊子指李白也然白見逐不復召還良由讒臣蒙蔽
於君也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
促局促言不敘曲也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一作秋多風舟楫恐失
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
顇顦顇一作憔悴言士大夫雖多徒竊祿位而已不若李白之才故歎惜斯人不自使之憔悴也孰云網恢恢
譏憲網之密濫及無罪也老子七十三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偏將老身反累身一作才盡傷白少年見重於玄宗

至使御手調羹龍巾拭吐不意今日暮年反爲才所累也千秋萬歲名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云孟嘗君尊貴乃如此乎阮籍詩千秋万歲後榮名安所之寂寞身後事甫歎曰生不見用身後有名不過變之寂寞之耿果何益哉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虔時虔爲賊所得僞署以官賊平貶死流台州

天台隔三江天台山在台州府東路也名山畧記天台山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翁山也三江一曰錢塘江二曰揚子江三曰吳松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昔如水上鷗水一作江言無拘束也南越志鷗水鳥也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今君置中兎若癸作爲罝子斜切兎罝也性命由他人言兎罝網性命由人不由己也悲辛但狂顧言如狂人顧盼而失據也山鬼獨一脚魯語木石之怪夔魍魎韋昭注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謂之山繅或云獨足魍魎山精效人声而迷惑人也釋名山精日夔博物志一足曰夔魍魎也蝮蛇長如樹蝮音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山鬼蝮蛇言所處之地荒僻誰以度

歲月也從來御魑魅左氏文公十八年傳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多為才名誤今虔黃為司户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按集甫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盡謂此也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被晉作曹虔為人放蕩此頗嗜酒故甫比之嵇阮然為禮法之士所疾按阮籍傳籍字嗣宗毋終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平籍作白眼喜不擇而很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悦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海隅微小吏台州在海之隅司户乃小吏也眼暗髮垂素謂其老也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鳩杖近青袍一依黃帽映青袍黃帽乃折巾冠也後漢禮儀志八十九十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謂之鳩杖鳩者不噎之鳥欲使老人不噎也非供折腰具司户乃掌輸納米穀之職論虔才器之大非止可以供折腰之具也晉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平生一杯酒沈休文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勿言一杯酒明日難重持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見我故人遇古詩蕭西逢故人按甫集有贈虔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相望無所成甫居西虔居東相望垂老各無所成就也乾坤莽回互言天地雖大也胡為其身若無所容乎天河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雲漢星漢河漢銀漢天津漢津銀河絳河也

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轉一作最一作輒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能一作皆以喻賢人爲群小所蔽掩終不能害其明也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明日失丁所在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賈嚴二公皆貶官也按唐史賈至憲安蒲人中書舍人至德中刺汝州貶岳州司馬嚴武以至德二年坐房琯罷京兆尹貶巴州刺史

衡嶽啼猿裏巴州鳥道邊巴州居山嶠之險也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右興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至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逕爾故人俱不利謫官兩悠然悠書作注開闢乾坤正言肅宗收復兩京也榮枯雨露偏言恩澤不均及二公而被謫也長沙才子遠此以賈誼喻司馬之不見用也按賈誼傳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遷至太中大夫絳灌之屬害之帝以誼爲長沙王傅釣瀨客星懸此以嚴光喻嚴使君之不見用也按嚴光傳光字子陵少與光

武同遊李光武即位遣使聘之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脚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今山邊有石臨水上可坐十人名爲嚴子陵釣壇**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殷憂謂憂心殷殷也自比以下皆甫自謂肅宗即位靈武甫自賊中竄身歸至鳳翔謁帝行在**討胡愁李廣**謂討胡之未捷則愁无李廣之爲將也**奉使待張騫**謂奉使之未還則恨无張騫之爲使也餘並見注**無復雲臺仗**言玄宗出幸避亂无復嚴整法仗也更言宸扆之南賊猶有雲臺之仗**虛修水戰船**謂玄宗虛修水戰之具而不能用也**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前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流落劍三千**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奔蜀流落有二千里之遠也或引莊子劍孝文王有劍客三千餘人誤矣**畫角吹秦晉**吹一作歌秦晉之地皆吹鼓角言關中皆用兵也**旄頭俯渭濱**渭濱渭之水濱映胡星言東都爲賊所陷也前漢志昴爲旄頭胡星也**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小儒公自謂也有識公記言也昔董卓苻堅二人雖崛起竟無成立故用與有識者皆輕笑之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按後漢董卓傳卓因[illegible]先道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馥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後王允使呂布刺卓又十六國春秋西秦苻堅違衆伐晉遂至破敗死者

鮮卑符歐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浪作禽填海那堪血射天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而亂華何異精衛之填海帝乙囊血而射天乎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本赤帝之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述異記精衛一名誓鳥誓不飲東海水故也一名冤禽又曰志鳥俗呼女雀江淹詩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雷震死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左氏傳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顛時賊屯兵京師陳倉北近長安兩宗屯軍太白山下陽可以勝陰人臣道也故知賊之必敗遂有陰散晴熏之語按陳倉鳳翔之屬邑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前漢志右扶風陳倉二秦記秦武公都雍陳倉縣是也又曰太白山南有陳倉山亂麻屍積衛河北也賊兵之屯為王師所敗其屍如亂麻之多也前漢武五子贊始皇即位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破竹勢臨燕燕范陽也祿山之巢為王師所敗其勢若破竹之易也晉書杜預傳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法駕還雙闕至德二年十月辛卯帝還京雙闕即魏闕也王師下八川謂王師已平關中矣關中記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澇六滈七灃八潏按集有喜官軍臨賊境詩八水散風波謂是也此時霑奉引奉引謂公為左拾遺引道駕前還闕也佳氣拂周旋光武紀論曰望氣者

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貔虎閒金甲 甲一作匣言衛兵整肅也書牧誓如虎如貔

麒麟受玉鞭 言群才爲帝駕馭也揚子法云麒麟以言御馬按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嘗賜郭子儀九花虬紫玉鞭又云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中得寶匣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端妍節文光可鑒物 侍臣

諳入仗 言法仗復備皆近侍所舊諳入者矣 廐馬解登僊 言舊御禁復嚴備也淮南子天下有道飛黃伏皂戰儀云黃帝騎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僧孺書曰帝以八廐馬四千餘匹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鸖飛至既化爲青衣童子騎一大馬乘空而去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

淚潺湲哭廟悲風急 言天子哭祭九廟故衣冠之士爲之痛心故老之臣爲之垂淚悲感之風凜凜然而生矣

朝正霽景鮮 朝直遥反正諸成功謂元日朝會而天氣清明也 月分梁

漢米 梁漢間所貢賦之米帝以月給百官廩俸也謝承後漢書章帝八分梁漢歸米給民 春得水衡

錢 得亦刊作給水衡掌山澤之賦春得水衡錢以供國用也漢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何皆天子私藏耳

內蕊繁於纈 纈奚結切文繒內蕊乃內禁之花 宮莎軟

勝綿 宮莎乃宮苑之草 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入一作覔甫言与賈嚴於收京之後同拜恩榮出入朝省以肩相隨也書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曲礼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晚著華堂醉言同堂而飲也寒重繡被眠言共被而寢也轡齊兼秉燭或並轡而晝行或同燭而夜話也

書枉滿懷牋言同在禁掖往還尺牘之多也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所以極言二公之才器可以為宰輔也秉鈞方咫尺詩小雅秉国之鈞左氏傳天威不違顏咫尺

鎩翮再聯翩鎩所介切翦羽也言為宰執不遂而乃謫去如鳥之鎩翮不能高飛也淮南子飛鳥鎩羽

禁掖朋從改改一作換言友舊皆改秩節也微班性命全甫坐論房琯不宜罷相房為華州司功猶得保全性命也

青蒲甘受戮受一作就時公在拾遺故以伏蒲為言前漢史丹傳元帝寢疾史以親密得侍視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以諫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

白髮竟誰憐甫自歎其老也弟子貧原憲甫言其貧如原憲也諸生老伏虔自喻老如伏虔也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

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言賈嚴既保師資猶且未達況甫在鄉黨之序所事於賈嚴者又何敢居其先乎

舊好腸堪斷公懷二子有夙契也新愁眼欲穿公歎二子遭斥謫也

翠乾危棧竹乾居寒切枯也棧士諫切棚也指言巴州以竹為棧道也紅膩小

湖蓮湖一作池指言岳州有蓮諸也賈筆論孤憤指屬賈司馬也昔韓非子作孤憤之書嚴詩賦幾篇指屬嚴使君也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喻讒人巧言之成文也詩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朱絲有斷弦數二子無知音而戒之也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鼓者或曰朱絲絃言其直也以比正人端士有斷絃言正人被中傷也故下文有碎首空拳之句謂是也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鶻胡骨切鷹屬兩句通義謂二子如浦鷗說言如霜鶻既不空拳期於必中則鷗當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之至也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言巴山森列石泉之闇矣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爲年謂二子以棊酒自遣也典郡終微眇謂嚴雖典郡猶爲微眇也治中實棄捐治讀從平声治中即司馬也謂賈雖任治中實爲擯棄也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安排求傲吏言身雖爲吏而其志高傲未嘗越分有所求也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盡処順故安排郭璞遊仙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爲相謂使者曰子亟去無汚我故曰傲吏比興展歸田言興只將歸田園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去去才難得公歎懷其才而難見用是以欲去國也古樂府去去復去去蒼蒼理又玄蒼蒼天也言天理之玄妙不可知古人稱

逝矣言歸去不復仕也從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吾道卜終焉終窮也孔叢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隴外翻投跡言此番復入寇隴外也漁陽復控弦言史思明再反漁陽也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甫傷為妻子所累見以客居秦州甘與歲時遷移也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邅迍株倫切邅張連切迍邅行不進貌失侶言與賈嚴閣隔也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靜便安貌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一作如公尽憂患何處有陶甄矣本作如公尽雄俊何事負陶甄

山寺天水圖經隴城邑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之姪佐草堂在東柯谷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山形如積麥佛龕龍刻石閣迴旋上下千餘尺蓋麥積之野名也鸚鵡隴外所産山下水可涉

野寺殘僧少寺謂瑞應寺也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麝香小鳥隴蜀人謂之麝香鵡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也鸚鵡啄金桃郭璞山海經注鸚鵡惠鳥棲林啄果物志鸚鵡三種交州巴南尺有之亂水通人過水或作石非是爾雅釋水是絕流曰乱禹貢乱于河詩大雅涉渭為

亂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纖一作秋

示姪佐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七月秋風起八月秋風高至九月則風落也君來慰眼前白閒亭屋趣佐先卜築東柯只想竹林眠甫欲得与佐共往也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諳子姪嗣一作阮早覺仲容賢晉阮咸字仲容籍之姪也籍字嗣宗性疎懶而仲又放蕩不檢与叔籍為竹林之游耳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携嵇康絶交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

白露黃粱熟礼孟秋之月白露降農乃登穀蘇司注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本草冬葵子生少室山蜀

葵子刀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爾雅釋草菺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也 老人他日愛正想

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俵堅堯切沃也 交橫落幔坡分引泉水灌園故交橫而落幔坡言坡畢如綠幔也

葳蕤秋葉少 隱映野雲多 隔沼連香芰香芰即菱也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栗

通林帶女蘿女蘿乃松蘿者也 甚聞霜薤白薤胡介切葷菜葉似韭 重惠意如何

宿贊公房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按頭陀寺宗碑法師擁錫來游大智度論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敎錫杖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錫杖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聖智行功德本故釋氏要覽昔高僧隱峯游五臺山出准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挂錫 秋風

已颯然 雨荒深院菊 霜倒半池蓮昔慧遠法師與陶淵明結白蓮社再用昔與贊公游從亦其比也今云霜倒池蓮寓言蓮社冷落也 放逐寍違性性安窮達不以放逐而遊爾 虛空

不離禪（雖去聲雖謫在空屈之處亦禪家固所宜）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寄高三十五詹事（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李輔國惡其才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索散也禮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時來如宦達（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歲晚莫情疎（言無隨世態也）天上多鴻鴈（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池中足鯉魚（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相看過半百（過古來切呂氏春秋人之壽不過百）不寄一行書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行人邊秋一鴈聲（一鴈喻言其兄弟隔絕遂孤也）露從今夜白（風土記八月白露降）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分散一作羈旅公有二弟方賊亂時一在濟州一在陽翟）無家問死生（亂離流落故無家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南部新書此公流寓秦隴詩也）

雨晴

天外秋雲薄（外一作際一作水秦州曰天水州記曰鄢郵湖水夏不溢冬不縮）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庾信詠屏風詩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久雨不妨農塞柳行踈翠（一作塞一作岸）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張祜詩萬人齊指處一鴈落高空）

即事

聞道花門破（花門即回紇也按唐地理志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集有留花門詩）和親事卻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回紇助順討祿山收長安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愁思拋雲鬟（鬟一作髻）腰支勝寶衣（勝一作勝勝以鬭功）羣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初為和親之因以藉其來助順和親既非而索戰則所以藉之之意又違矣魯訔言又云考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先為史朝義所誘之而為寇遂与意違也）

歸燕 此公感物託意以自喻也

不獨避霜雪 喻避亂也 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四序迭運已有次第燕自知之喻甫之去就非若燕能之奔競也 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 故巢喻故鄉也 會傍主人飛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 戰國策蘇秦綴甲勵兵效勝於戰場 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墜一作墮 朽骨穴螻蟻 老子傳其骨已朽莊子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 又爲蔓草纏 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 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前漢嚴助傳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漢虜互勝負 勝負一作失約漢言中國也唐承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今承唐後尚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兵無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挐殺傷過當 封疆不常全 前漢匈奴傳贊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江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 安得廉取將 取一作頗 三軍同晏眠 肅宗已平祿山奈何思明猶據鄴甫意欲專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

尚与吐蕃苛戰雖云開拓邊疆以復吾中国故地獨不念暴露原野可為哀痛也故甫欲得兼取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來則守禦去則勿追與三軍晏眠不至生事斯可矣識當時將帥無恥貪寇以貽国患而自肥其己故也

高秋登寒山寒一作塞南望馬邑州干寶搜神記秦人築城於代州塞內以備胡城頹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呂夏卿兵志唐肅宗至德元年隴右節度使高駢言馬邑蔚州據秦城山谷間相距三百里成州指井中道也請從就之遂從馬邑州於鹽井城置靜戎軍遣使云此非漢鴈門之馬邑乃秦州北方今秦州本原有石碑標榜焉

降虜東擊胡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按漢匈奴傳匈奴數使騎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壯健盡不留匈奴傳漢大發關東輕銳士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便習騎射者皆從事

穹廬莽牢落匈奴傳父子同穹廬臥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捐之以為不可議曰寇盜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歛泣巷哭上從之

願聞甲兵休匈奴傳匈奴上書願寢兵休士卒復故約以安邊民

鄴中事反覆一作鄴中何蕭條鄴中乃相州也按集公有懷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恠是也後漢韓遂語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

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

虘謀甫意謂代州唐家以勵降虜在此方回紇以兵助帝東討臨山代州壯者盡行推老弱守城目見回紇餘兵与雜種降胡在是覩其夸虍㚘㚘舊色深潛忽若変從中起豈不危哉是一嶺山死一辞山後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也况又鄴中叛服不常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者横爲亡山萬一更有変諸州已富黨肆與国家謀是事哉時思明在鄴勝負未可知此甫所以爲朝廷憂也按禹貢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与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土王者覆四方詩載駹載駹

豐年孰云遲孰一作既云一作亦甘澤不在早曹植詩膏澤多豐年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衡門賢者之居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横木爲門淺陋也忽悲尚枯槁屈原漁父篇屈原既放形容枯槁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時春早至秋方雨春苗丟期已交九月得雨而成喻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意憋久困之士談驟進立功者不足爲貴也晉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爲醜老但訝鹿皮翁鹿皮翁甫自比也忘機對芳草芳一作荒劉向列仙傳鹿皮公翁者淄川人少爲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横生

數十日掘道四間成升其巔依岩負舍留上其旁絕其門以自固食之草飲神水目七十年岳水未出來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與遺宗族令下山著皮衣遂登上台遂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廉切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去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甫乾元元年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乾元二年遂弃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是詩也

躋險不自安躋一作路安王洙公作宣言其行役之苦也謝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謂溪繞山回環其地燠暖也逕轉山田熟謂四環皆山田逕隨山轉故人勸於耕也鳥雀依茅茨言其靜也藩籬帶松菊言其幽也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甫愛此處風景比之桃源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芳草鮮美漁人異之復行窮其林林盡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入初極狹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廣屋舍儼然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便邀還家設酒作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數日辭去既出遂迷不復得路

初月 是時肅宗乾元初甫在秦州避亂作此詩以刺肅宗即位靈武不能明其德而李輔國居中用事恩寵太過也

光細弦欲上 光細一作常時晉陳卞皆刊作欲趙使一本乾鑿度日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其成光之際則名曰弦今曆家於八月標爲上弦此言初月乃纔出之月也 影斜輪未安 謂魄未圓滿也 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微升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按唐書張皇后善牢籠稍稍預政事与中人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請撓權徙太上皇西內建寧王之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漸欲越王係謀危太子卒以誅死詳觀此詩頗有深意 河漢不改色 言月出便隱惟河漢不以月之隱而改色也 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滿一作濕謝靈運詩團團滿葉露

擣衣

亦知戍不返 婦人知其夫戍邊亦不返也 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 苦一作暮 況經長別心 經一作驚 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 垣邊城也蔡邕上疏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音謂

砧声也比篇言征戍之苦秋至拭砧擣作寒衣送至塞垣用盡閨中之力以擣衣其砧声聞於空外使人不忍聽之也

促織　尔雅釋蟲蟋蟀蛬郭璞注今促織後漢襄楷傳指上疏曰布穀鳴於孟夏蟋蟀鳴於始秋注布穀一名戴𫅯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秋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毛萇傳蟋蟀蛬也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謂之懶婦又曰促織一名投機謂其声如急織也又曰莎雞一名蟋蟀謂其声如紡織也以此考之實一物而異名焉

促織甚微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妻王彥輔作棲悲絲與急管絲一作絃鮑照白紵曲催絃急管為君舞古樂府悲絲激斷声感激異天真促織秋蟲也常夜鳴其声哀切故動人此蟲常鳴於草根夜入人床下使久客故妻皆聽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蟲聲自然也

螢火　此篇公因物所感而作也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燿一名燐腐草化之食蚊蚋也

幸因腐草出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敢近太陽飛螢火常以夜飛而腹下有光詩所謂

屠耀曾行是也即未嘗近太陽以意測之盡用以太陽喻人君螢火乃腐草所化月令所謂腐草爲螢是也古者謂宮刑爲腐唐之季世閹宦弄權公之此詩蓋譏之也故有敢近太陽之語然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喻閹侍小人侍君之側弄權肆譏也說文曰太陽精也未足臨書卷晉車胤貧聚螢火以照觀書時能點客衣喻其能以讒言中傷正人也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螢火出於腐草喻閹侍起於微賤而弄權肆譏一旦朝廷清明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也或云此詩指李輔國也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強其兩力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言此竹雖疲弱然得其所托亦足以保其生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姪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脩孚族弟放放弟裕皆有名人物世不數數所矩切計也侯禰衡傳餘子碌碌不足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籍族兼盛分爲南北阮當世推爲人物第一自陳留風俗既衰後世子孫其才無足數取者甫既拔阮昉美其貧不墜其父祖之遺風也趙傅云按晉春秋籍出陳留尉氏人物元右昉江左人門第一孟昉居于隴外也貧知靜者性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謝靈運過始寧墅詩還得靜者便自益毛髮古自晉作白蘇本同白益言不以色欲敗其真氣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環堵環墻也昉安於環墻之室任長蓬蒿時車蓋來往者唯入鄰家而昉之室皆環翳蒿耳禮儒行儒有環堵之室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終身不出清詩近道要唐人詩多綺麗惟昉獨有理趣識子用心苦子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爲詩也子一作字或引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見雄太元謂之曰空自苦謂昉善篆隸故云尋

我草逕微寒裳路寒雨更議居遠林遊喧甘猛虎是時防路兩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遁謝絶當世不接喧囂雖猛虎所甘心也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甫美阮昉直箕山潁水之節視榮貴如糞土亦按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榮季曰況瓊玉乎是若糞土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高陽客陽一作雲三違潁水春高陽屬潁川違別也彪避祿山亂隱居高陽上京用別已經三春矣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宋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嘗著木屐陶公漉酒巾南史陶潛傳將候潛値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羣兇彌宇宙謂盜賊之多也此物在風塵此物指彪猶言此尤物也歷下辭姜被甫昔在歷下曾與彪同被而寢也後漢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愛天至謝承書曰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關西得孟鄰後在關中又同鄰而居也劉向列女傳鄒孟子之母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嬉游爲墓間之事孟母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

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人性沉靜故心感神妙也先
生藝絕倫美彪草書筆之過人也草書何太古一作草書因依苦詩興不無
神曹植休前輩以美彪詩興之神前更無子建也世說曹植字子建七步成詩張芝更後身
以美彪草書之古後復有伯英也後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時人寶之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數篇吟可老
言彪之詩筆雖老莫能窮其趣也一字買堪貧言彪之草書雖貧可以致富也將恐曾防寇
彪恐懼遇寇而逃避也詩將恐將懼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潛一作情依托親戚而潛
道也美彪事母如期以至不使倚門至昏暮矣戰國策王孫賈事齊
閔王王出走失王之処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汝不知其処汝尚何歸又昔辟
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所以至
矣盡力潔餐晨言精潔其膳以奉母也束廣微補亡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餐疎嬾為名
誤矣甫性疎嬾為功名所誤故至取逐也嵇康絕交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驅馳喪我真奔波風埃而失
其旨率之性也索居猶寂寞猶一作尤索悉各切散也礼離羣索居相遇益愁辛江淹
詠嵇中散詩鍛竈或悲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席珍美彪也礼儒有席上之珍以待

聘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唐肅宗重建七廟也後漢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文公賞從臣喻肅宗揖恩隨車駕者左氏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商山猶入楚甫自比也十道志商山一名楚山四皓皆河內軹人秦政暴虐乃相与隱此山餘見前注源水不離秦源一作渭或作山嶺離一作知源指桃花源也甫嘗歸帝鳳翔求无從亡之功令恩例不及於甫使南因於荆楚客于秦州何異桃源之避亂一往而不反乎餘見前注存想青龍祕道家有存想之法此下皆美虎也神仙傳太陽子謂太陰女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象論曰青龍東方甲乙木潜藏變化故言龍又歌曰子稱虎卯稱龍能虎相全自合同龍居震位當六八虎數元生在一宮騎行白鹿馴崔元山瀨鄉記李母御日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孫柔之瑞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玉琛之休符有金方也又周真義入龍嶠山見委夫門子乘白鹿而行耕巖非谷口楊子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于巖石之下餘見前結草即河濱即一作欲河上公岸文帝時結草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餘見前肘後符應驗晉葛洪有肘後方囊中藥未陳放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良覿乃良會此甫与嚴別後无緣再展良會也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言虎之勢伸而甫之勢屈也虎

以諫散故仲甫以取逐故毋也比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論語依於仁鼓角凌

天籟莊子齊物篇女不聞天籟乎關山倚月輪倚一作信官場羅鎮磧一場

作壕鎮磧作錦四鎮之地皆置官場收賦斂以供軍須也或曰官之戰場也賊火近洮岷謂吐蕃入寇也臨洮

岷山地志劍南其山名岷峨屬導江縣蕭瑟論兵地兵一作功蒼茫鬬將辰辰或作芒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餘孽殘寇也高興知籠鳥潘岳秋興賦指

況魚龍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斯文起獲麟言寇之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或曰寇之著書如孔子春

秋起於獲麟也左氏哀公十四年傳孔子西狩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遙憐

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劉愷傳側身里巷處約思純張衡四愁詩側身北望涕霑襟寄食

一家村烽舉新酣戰淮南子覽冥訓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啼

垂舊血痕詩鼠思泣血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宋玉有招魂篇

汝懦歸無計懦奴卧切弱也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西京雜記烏鵲噪而行人至深負鶺鴒詩鶺資昔切鴒盧經切鶺鴒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故以喻兄弟之相助也詩棠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生理何顔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後漢劉茂傳孫福爲賊所圍命如絲髮

秦州二十首寰宇記魏初中分隴右爲秦州秦州曰天水郡州記曰前湖水夏不溢冬不縮甫乾元初從左拾遺論房琯事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弃官西去度隴右客秦亭作此詩二十首今止十九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因論房琯有此遊也遲迴度隴怯甫時度隴依於臨洮也辛氏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廻不知高幾百里至秦川長安如帶應劭漢書音義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浩蕩及關愁及一作入水落魚龍夜酈道元水經注汧水有二源一出天水縣西山世謂水龍山其水東西流謂張不側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爲魚龍水水會上下亦通謂之魚龍川又曰魚龍川汧山水溢石室比流出汧渭之間又倦游錄云龍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鰍鯽之形鱗鬣皆具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

(久而土凝爲石迹留形迹彌顯或曰按酈道元水經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故用或用是也)山空鳥鼠

秋(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孔安國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互爲牝牡後漢志隴西郡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山海經曰渭水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唐志鳥鼠同穴山在渭州之渭源一云鳥鼠山渭川青雀山渭水發源也)西征問烽火(前注)

心折此淹留(謂時吐蕃之亂也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山北寺(山一作城)勝跡隗囂宮(囂五高切地志秦亭隗囂所都何山寺碑雖詩隴外後漢隗囂傳囂天水成紀人王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比初囂據故地郡禹求制命爲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囂爲朔寧王寺即囂故居)

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

渡溪風清渭無情極(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愁時獨向東(趙傻云至寸枕秦山下按渭水渭水東流長安公乃心乎長安可知矣師古云南東望甚蘭之亂可愁也)

州圖領同谷(甫乾元二年秋出諫垣綠二罷峯今二年秋挂印客秦東游秦谷十道志漢下辯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按寰宇記唐成州禹貢梁州之域古西夷地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驛道出流沙(後漢)

志居延澤古流沙獻帝立爲西海郡餘見前 降虜兼千帳 降户江切服也虜生蕃賈人處于大幢帳 居人

有萬家馬驕珠汗落 珠一作朱謂馬之汗血也傳云乗輿馬臓流汗如珠 胡舞白題

斜 題一作帝非是白題胡名謂胡人之舞則頭偏而斜矣南史西域傳白題國王姓支名稽穀其先蓋匈奴之別種也裴子野傳武帝

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

白塗其額也 年少臨洮子 子一作至洮徒刀切今之洮州也餘見前 西來亦自誇

鼓角緣邊郡 此篇詠鼓角也 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聽讀平聲殷讀

上聲盛貌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

一槩 時東有安史之亂西有吐番之擾故云一槩也 吾道竟何之 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南史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此篇賦天馬也前漢張騫傳武帝發書易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西極大宛馬曰天馬又禮樂志武帝歌曰太乙況天馬下又天馬來從西極 浮

雲連陣沒 或曰南史乃沙苑別名唐書沙苑監是時哥舒翰戰敗於潼關九節度兵敗於相州死馬萬匹皆連陣而掃地盡

矣故甫傷之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浮雲 秋草徧山長 徧一作遍甫傷草之茂而无馬齧之

也聞說真龍種甫自喻也武帝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仍殘老驌驦仍殘亦作空餘亦甫自比也

哀鳴思戰鬭趙子櫟云唐人以餘名爲殘蓋言所餘馬遺而不用於戰故哀鳴思戰鬭也豈非公自況邪

迥立向蒼蒼

城上胡笳奏言用兵以禦吐蕃也山邊漢節歸言遣使於吐蕃即歸如蘇武張騫之持漢節也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金微州名言奉詔發兵赴河以防金微也後漢書竇憲傳憲以北虜微弱欲滅之遣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續唐六典羈縻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也

士苦形骸黑言士卒行役勤勞之故也旌疎鳥獸稀旌師氏曉本作林言鳥獸亦竄伏況於民乎

那堪往來戍堪舊作聞恨解鄴城圍鄴城乃相州也西邊既吞吐蕃之戰而鄴城尚爲思明所據既圍而後解則戍役之士疲於往來所以恨其未勦滅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山一作石無風雲出塞古今注塞者塞所以擁塞夷狄也

不夜月臨關趙子櫟云今秦州有无風谷不夜關盖後人因杜甫詩而爲之名也邵博聞見錄云无風谷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部經畧西邊覘至其處或日不夜盖月如晝也又解道康有地記齊有不夜城盖古有日夜中昭於東境

故以爲名屬國歸何晚言使未還也蘇武歸漢為典屬國樓蘭斬未還言賊未擒也前

漢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介子持節使以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封義陽侯烟塵獨長望

獨作一衰颯正摧顏

聞道尋源使時遣使至吐番因借張騫以為言前漢張騫傳騫騫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歸於武帝言其

地形所有大宛以蒲萄為酒大宛別邑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荆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見一女織丈夫

牽牛飲河遂還山海經崑崙之東南隅大淮河源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至今來右皆用騫事也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時幽燕在賊境郡国未盡也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士多死亡哀憤之声形于羌笛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此狀驛亭景物之盛也或曰竹以喻君子柳以喻小人稠疊多幽事謝靈運始寧墅詩巖峭嶺稠疊喧

呼閱使星時亂多故竟日見使吐蕃者之往來也後漢李郃指星以視二使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老夫如

有此不異在郊坰老夫如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坰矣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涔鋤簪切羌童看渭水羌童謂降虜兒如石而蕃息也後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水所出使客尚河源尚一作向或云自比也烟火軍中

暮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雲一作風黃鵠翅垂雨蒼鷹

飢啄泥皆公自傷之辭薊門誰自北薊門指祿山之巢穴言收復燕薊者有誰也或曰誰自北言无人北還也鮑照出自北門行寡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漢將獨征西征西指討吐番也崇山今彭為征西將軍不意書生耳南史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欲與白面書生輩謀事何由濟臨衰厭鼓鞞厭一作見鞞駢迷切字正作鼙

山頭南郭寺南一作東水號北流泉水万折必歸諸東其勢順也今而北流其逆如此叛臣之謂乎詩滮池北流蓋亦惡其逆爾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秦州記天水縣界无山有水一泓北流入長道縣界秋花危石底秋花非玩物況危於石底公之命意自傷類多若此晚景臥

鐘邊邊一作前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颯一作蕭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趙傳云秦州抵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公集有佐還東柯谷詩又有西枝村宿賛公土室詩天水圖經隴城縣南唐杜工部故居工部姪佐草堂東柯谷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縈橫可步玉堂閑話隴城縣有東柯僧院其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牕可以來風遊人如市也對門藤蓋瓦言藤蔓蔽蓋瓦上也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種粟皆在肥地而地瘠瘦宜粟者則地之美可知也陽坡可種瓜廣志曰瓜之所出敦煌之種為美毛文錫茶譜云宣州宣城縣有茶山其東為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形如小方餅橫鋪茗芽其上太守常薦之于京洛題曰陽坡橫紋茶是詩所謂陽坡其亦以日之所燭歟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借言桃源也或引谷以三月水為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仇渠尤切後漢西南夷傳白馬氐者武帝以為武都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注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同谷圖經隋平仇池氐建西康州于同谷三秦記仇池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名仇池潛通小有天仇音求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洞三十六洞第一王屋之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第二委羽之洞周回万里名曰大有空明之天按集公憶昔詩云比尋小有洞是也神魚人不見世說仇池有地穴通小有

洞中出神魚食之者 福地語眞傳 道書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仙經十九靈泉地 福地眞誥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方知之者无一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栖金陵之福地餘見前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 甫謂仇池西南有靈泉十九眼出神魚食之者輕舉故懷之而有卜居之意也余考之王仁裕入洛記仇池數千仞巍然四面危絕天造石城惟東一門可上平田百頃甘泉百孔一夫持關万夫莫窺而甫詩以十九泉為言蓋舉其大者矣 何當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縱意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 一作塞風宋客本非 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哭 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无慟 龐公隱不還 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遂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 遂一作放甫愛東柯之景致遂欲棄阮籍之命駕龐公之採藥而居于此谷也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問王我誰耶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 落日貌前暮年邀双鳥甫言

欲与妻隱居于此晴天養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採藥吾將老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神仙傳呂恭將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晉嵇康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兒童未遣聞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鸕鷀窺淺井鸕落胡切鷀疾之切水鳥也比喻細民之无食也揚孚博物志鸕鷀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生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蚯蚓上深堂深一作高喻小人居高位於廟堂之上則君子擯逐於崖谷矣或謂以積雨久陰而然也崔豹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湖謂之歌女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公自謂也塞雲多斷續言山障多蔽也邊日少光輝言霧靄深也警急烽常報烽謂烽燧也言邊庭焚積草以升煙求救也曹子建白馬篇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傳聲檄屢飛聲一作聞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召也魏武奏事云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西戎外甥國按唐書正觀時以文成公主景龍閒以金城公主皆下嫁吐蕃

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璞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唐贊普遣名悉蠟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何得近天威 得一作德 近一作迕吐蕃贊普昔尚公主本外甥之國今助寇入寇故云何得近天威也左氏僖公九年傳王賜齊侯胙公下拜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鳳林戈未息 秦州記抱罕原北鳳林川山中有黃河水東流十道志鳳林關在黃河側屬河州抱罕亦河州縣也

魚海路常難 郭子儀取魚海五縣即此處也 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 周礼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事凡軍事懸壺以聚欜易曰井收勿幕注井汲曰收勿幕則勿漸幕之公言軍旅飲井者乾而泝幕之井乾其懸一示軍中之器以此表此井也幕一作暮鄧艾伐蜀懸軍深入 風連西極動 尒雅釋地西至于邠国謂之西極淮南地形訓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 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 何時議築壇 兵戈擾乱西極北庭文丰皆震動故甫思大將有如李廣韓信者出為攘其乱也漢高帝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 以肅宗比堯君自聖則忠讜之言勿聞甫微言以託諷也 野老復何知 野老

公自謂也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應音因言當門戶幸有兒子也世說荀敬使叔明應門慈明行酒李令伯表內元應門之僮藏書聞禹穴張勃吳錄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括地志玉笥山一名宛委山即會稽山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篆其文禹乃東巡血白馬以祭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称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之字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是也讀記憶仇池憶一作語觀此秦州詩兩言仇池甫意盡厭秦隴欲命駕西南游同谷也是歲乾元二年冬十月甫發秦州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疎起數丈有踰人功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爲報鴛行舊指言平日同在禁省之故人也鷦鷯在一枝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著養生論鍾會譖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

天下以康爲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將刑東市康索琴彈之曰吾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孔明有知音 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徐庶見蜀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又如隴坻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姿歲久爲枯林 此傷懷材而不遇也夫龍雖蟄於冬至春則賴以雲霖雨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雖心在萬里柰已老何喻嵇康日暮途遠無一言之援是以刑于東市矣且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幸與不幸耶隴松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之爲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甫所以傷才士不遇有道之君其與枯木何以異乎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獨一作猶 豈無濟時策 策一作術 終竟畏羅罟 一作終歲畏罪罟 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 淮南子水積而魚聚林茂而鳥集公有詩曰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是也 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棲宿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田畝之中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焉夢溪謂此諷時君之不可捿托也甫舊身於拾遺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時奈何獨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羅若此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在異方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長蘇武詩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望協武芳切豈無柴門歸歸晉作掃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詑雲詩寄書雲中鴈爲我西北飛禽鳥亦有行行户郎切列也礼兄弟之齒鴈行余謂虎狼喻盜賊鴈以喻兄弟甫思鄉欲歸杜曲恐爲盜賊所得是以飄蕩旅中然禽尚有行列甫与諸弟離間可以人不若禽鳥乎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甫自喻如蓬爲風所飄不獲歸本宗也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〻隨長風客子念故宅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三年門巷空祿山反於天寶十四年乾元元年始收復京師凡三年也悵望但烽火戎車蕭關東詩戎車既駕生涯能幾何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

涯

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洛陽東都也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親友相追攀王粲七哀詩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曹植詩鬭雞東郊道驅上彼南山烟塵阻長河謂屯兵於鞏洛也樹羽成皐間樹羽謂建旗旄也回漢志成皐屬洛陽廻首載酒地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慼非朱顏時安史再陷洛陽廻首舊日載酒之地遨遊之所豈无過期但恨已非朱顏不復覩收復世平之日也

寄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一昨陪錫杖錫杖經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佛皆執一名智杖一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餘見前注卜隣南山幽左氏昭公三年傳惟隣是卜年侵腰脚衰陸士衡歎逝賦恨頹年之分侵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爾雅釋山山脊曰岡竟日陽光留崖陰謂山北風寒年老衰疾不便居故欲下陽岡以圖炙背之一快也茅屋買兼土斯

焉入所求欲問舍求田而隱耕于此也近聞西枝西西枝乃東柯谷西枝村之西也有谷杉漆稠一作杉漆稠亭午頗和暖四時纂要日在午曰亭午天台賦羲和亭午沙田又足收言宜稷也當期塞雨乾乾古寒切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謂相度左右龍虎如何耳柴荊具茶茗逕路通林丘言得以茶茗與贊公相通往來也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托言太公伯夷避紂之亂故隱居東海北海之濱今甫亦避唐亂而卜隱于此所以亦微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前漢西域傳大宛俗耆蒲萄酒馬耆苜蓿後漢使因采蒲萄苜蓿種歸種於離宮館旁注今皆有之漢時種也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輕一作摇烽燧一物二名然火曰烽烟曰燧餘見前注胡兒制駱駝制一作掣又尺列反又尺列切玉篇挽也字書牽也今駝立掣而後伏伏之而後毋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清一作晴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以其无可棲故啼之苦亦

蒹葭爾雅釋草蒹蒹葭芦葦也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苗亦作田一作風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亦一作祇兼葭叢脆不能自守非歲寒之質也

除架瓠架也

束薪已零落瓜架以以薪為之今瓜已摘則架上之薪零落也匏葉轉蕭疏崔豹古今注匏瓠也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瓜實既結則其蔓可除也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架既除而鳥失棲托也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夫瓠之初生束薪為架以承之至花結而成實則除其蔓而毀其架甫因感而傷之以謂人生未嘗无初自嘆其年少之時文采炳耀声文譽赫

烜今流離垂老而客于秦其何年落如是耶

廢畦

菜園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數所主切計也公自憫也不忍蔬之彫殘故於暮景之暇數其枝葉亦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春皆書疑作春悲君白玉盤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然商声雖清而獨悲今欲不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彈弟而繼之以血也家致詩長笛声奏苦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恐聞此而恨極故發声微細耳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蓋言不獨人聞之愁雖天亦爲之愁故雲動而風悲也

天末懷李白

趙子櫟曰白於至德二載坐永王璘而謫夜郎故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凉風起天末居書時訓立秋之日凉風至陶潛江陵夜行詩凉風起淅淅君子意如何鴻

鴈幾時到（月令仲秋之月鴻鴈來）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自古文章之士命運多蹇滯也）魑魅喜人過（魑抽知切魅胡㕁切鬼屬言畏所窮僻也）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汨迷筆切水名前漢楊雄傳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迺作書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峪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搏徒官切飛而上也謂鷙鳥也）容易往來遊（謂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鷙鳥之將搏擊此可謂寒心矣）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露下衆草則將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人事之好殺宜公有万端之憂也）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喻君子見棄也）昏

鵰已蒲林（喻小人在位也）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薤胡介切葷菜也隴外有阮昉隱居晉春秋阮籍出陳留尉氏人物亢古昉江左人門第一餘見貽阮隱居詩）

隱者柴門內（柴一作荊）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芻初說文刈草也詩生芻一束）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併一作服陶隱居本草薤溫補）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言自秦而之蜀驛樹傍列蜀山森聳爲難歷也）御史新驄馬（爲呈楊侍御也前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參軍舊紫髯（爲張赴參軍之任也晉書郗超傳大司馬桓溫辟爲參軍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以超髯故也）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此以言楊侍御爲皇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又无嫌乃所以薦之也詩小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卷第十五